德应侯碑：补正中国千年陶瓷史

自古以来，陶瓷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中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的先民就已经开始制作陶器。

从汉至唐、宋，中国陶瓷经历了由陶到瓷的发展历程，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为一体，备受世人推崇，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性符号。

特别是宋代，中国制瓷业达到辉煌鼎盛时期，各地新兴窑场不断，涌现出不少驰名中外的瓷窑。其中，耀州窑就是北方窑系的典型代表。

从神秘失踪到神奇现身

古代由于受科技、环境、工艺等因素的制约，陶瓷在烧制成型的过程中，特别是窑变和釉色成品的结果，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一窑瓷坯在炉火中，可能成为绝世精品，也可能因爆裂、凹陷等原因成为废品。

在中国古代工匠们看来，能够烧制出一窑精美的瓷器，犹如神助，所以要感谢“神灵”的辅佑，因而出现了敬奉“窑神”的习俗。窑神，也称窑王爷，民间传说，每年的腊月十八日是窑神的生日，也是祭祀窑神的节日。

从某种意义上说，敬奉“窑神”不是迷信，而是我们的先祖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感谢。虽然古代文献中有关于“窑神”的记载，而将其事迹刻立于碑石之上，在北宋之前却从未发现。

据明嘉靖年间寇慎编纂的《同官县志》记载，宋熙宁年间，当地的黄堡为陶瓷重镇，经地方州府奏请，宋神宗封“窑神”为“德应侯”，建有祠庙并刻立碑石以记之。宋代的黄堡镇位于耀州同官县（今铜川市王益区、印台区一带）境内，故有“耀州窑”“耀州瓷”之称。河南的多个古代窑口都有从耀州请窑神并立神庙的记载。

然而，在之后将近900年里，“德应侯碑”却和“耀州窑”一起神秘地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以至于许多研究陶瓷的专家都以为没有它们的存在。只有记载，没有实物，“窑神碑”哪里去了？这一问题深深地困扰着中国陶瓷研究界。

1954年，我国著名的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冯先明先生到黄堡镇调查耀州窑遗址，并从当地群众口中得知，“德应侯碑”的确存在。但是，他们走遍黄堡古镇，包括窑神庙遗址所在地的铜川第三高级小学，却没有找到这块碑石。

临近中午，几位专家在学校吃饭，食堂门前空地上平放着的一块石板充当饭桌，石板上面沾满了污垢和油渍。陈万里等人围着石板坐下来休息，出于职业习惯，陈万里打量了一下放在眼前的石饭桌。这一眼看去，陈万里激动得差点跳起来，原来这饭桌竟是一块碑石，碑首赫然镌刻着“德应侯碑”四个大字。

经两位专家细查研看碑文，最终确认：这就是消失了近900年的“窑神碑”。谁能想到，它竟以如此神奇的方式出现在世人面前。

揭开耀州窑神秘面纱

德应侯碑的出世，在中国陶瓷界引起巨大轰动，它不仅证实了“耀州窑”的存在，也填补了中国北方特别是陕西古代官窑系列的历史空白，而且详细描述了耀州窑瓷器的特征，对研究和传承中国古代陶瓷技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德应侯碑为青石质地，圆首方额，身首一体，方座，高180厘米、宽60厘米、厚15厘米。额书“德应侯碑”4字，首题“宋耀州太守阎公奏封德应侯之碑”，正文行书19行，满行40字。额两侧刻折枝牡丹花，碑身边栏刻缠枝叶纹。

据德应侯碑记载，宋神宗熙宁年间（公元1068年-1077年），“尚书郎阎公作守华原郡（耀州）”，时和政通，上奏朝廷将黄堡的“窑神”封为“德应侯”。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当地张隆等人在德应侯庙立了一块碑石，以纪念此事，这便是“德应侯碑”。

给人们臆想中“窑神”封侯，赐予人间的官职，这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上首屈一指。

据碑文记述，古人在采取陶土、烧造瓷器时，要供奉山神来保佑自己。久而久之，山神变成了窑神。“德应侯庙”位于黄堡镇西南，山上树林茂密、青峰四回，绿水傍泻、草木葱茏。当地人沿河居住，“以陶器为利，赖之谋生”。

碑文还描述了“耀州瓷”的特点：“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击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并记载了瓷器烧制的流程：“始合土为坯，转轮就制，方圆大小，皆中规矩；然后纳诸窑，灼以火，烈焰中发，青烟外飞，煅炼累日，赫然乃成。”

碑文中充满了人类对天地自然的敬畏，表达了对“窑神”的感激之情，认为人们烧制瓷器为“衣食之源”，实乃万物之馈赠；瓷器的烧制完成，聚集了天地精华，“启其窑而观之，往往清水盈匀，昆虫动活，皆莫究其所来”，有如“神之助也”。

碑文中还对“耀州窑”的起源有记述：相传晋永和年间（公元345年-356年），有一位老人，名林，游览至此，因酷爱此地的“风土变态之异”，乃传授烧窑制陶之术给当地人，由是“匠士得法，愈精于前矣”。

在耀州窑制瓷业发展过程中，“德应侯”庙逐渐成为工匠们切磋技艺、休闲娱乐、交流感情、洽谈贸易的重要场所，也成为加强陶工职业规范和责任感的所在，发挥了特殊的社会功能。

补正中国千年陶瓷史

关于耀州窑在历史中神秘消失的原因，至今没有准确定论。据《同官县志》记载，黄堡镇“道旁白骨如乱麻”。所以有一种说法是，金兵入关灭掉北宋时，十里窑厂遭遇空前浩劫，工匠被金兵掳走，窑工多被杀，窑厂被焚毁。战乱中，耀州窑工匠的后人逃到陈炉山上继续烧制瓷器为生，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瓷镇。

然而，由于缺乏实证，加之陈炉镇烧制的瓷器多以日常生活所用的粗瓷为主，很难与耀州窑的“官窑”瓷器相对应。在很长一段时期，许多陶瓷专家对耀州窑是否系官窑，甚至耀州窑是否存在，都持怀疑态度，错将耀州窑青瓷误认为是其他官窑的产品。

德应侯碑的发现，揭开了耀州窑的神秘面纱，拉开了耀州窑考古研究的序幕。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过3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在铜川市黄堡镇的耀州窑遗址共出土各历史时期的文物标本300余万件（片），其中完整和可复原的达1万多件；出土瓷窑100多座、作坊100余座。这是我国目前发掘面积最大、出土文物最多、工艺流程科学合理、序列化最强的古陶瓷遗址，也是世界陶瓷遗址发掘之最。

经考古研究证实，早在唐代，黄堡镇已经开始建窑烧瓷，成为北方重要的手工业城镇。后历经五代，至宋代达到鼎盛，金、元续烧，元末明初停烧。从创烧到衰落，耀州窑前后历经800余年。

德应侯碑对耀州窑的发展历史、制瓷、烧成工艺以及黄堡镇自然环境、居民从业结构、陶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等方面的记载，均在考古发掘研究中得到证实。

德应侯碑关于耀州窑瓷器艺术特征的描述“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击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不仅与考古发掘出的文物相吻合，而且为研究、恢复、传承耀州窑陶瓷技艺，提供了最为精确的艺术标准。

当耀州窑重现的时候，陶瓷界终于把耀州窑作为北方瓷系的代表和汝、哥、官、定、均五大瓷窑并列，千年中国陶瓷史由此得到补正，陕西陶瓷史的历史空白得以填补。甚至有人认为，耀州窑就是神秘消失的柴窑，是瓷窑之祖。

1974年，德应侯碑迁至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德应侯碑拓片则陈列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张军朝 刘耀林

白鹿原仙境鲸鱼沟

古都西安东南的白鹿原，地势东高西低，遇大雨洪水激流，逐渐冲刷出一条自东向西的沟壑。年久日深，沟道变宽变深，自沟首的蓝田安岱坊至沟口的灞桥高桥村，总长约十五公里，名“荆峪沟”，俗称鲸鱼沟。该沟把白鹿原分为南、北两原，为灞桥区与长安区交界，北原为狄寨原，南原称炮里原。这里气候温和，自然风光秀丽，一年四季景色各异，亦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和网红打卡地。

荆峪沟最宽处约一公里，最窄处仅十五米。沟旁崖谷间涌出无数泉溪，至沟底汇聚成一条小河，名叫“荆峪河”。水流时缓时急，时弯时直，时隐时现，颇显灵气。此河古名“长水”，汉武帝时曾以当地狄人组成“长水校尉”护卫鼎湖宫。十六国时期，后秦皇帝姚兴为避父讳（其父名姚苌），以沟中多荆棘，改名荆峪沟，民间又称“鲸鱼沟”。

至湖岸河边，只见波光粼粼，天光云影，摇曳水中，风光如画。相传“八仙”常来此处对弈吟咏，观景赏玩，百至不厌。“铁仙”“百至”的沟名即因此而来。因而，荆峪沟又称“仙人沟”。荆峪沟内有造化形成的多个湖泊，湖面镜开，碧波荡漾，鱼翔浅底，百鸟争鸣，游艇穿梭，蓝天白云倒映，几处瀑布飞流直下，水雾漫天，形似银带，响彻沟谷，活像万马奔腾。

伫立沟畔俯察，沟壑笔直，悬崖峭壁令人触目惊心。这里泉水清冽甘醇，相传唐时长安樊家酒铺以此水酿酒上贡。远观河流穿湖而过，如串明珠，近至湖边，可泛舟，可休息，使人如临仙境，乐以忘忧。

远眺荆峪沟两岸，竹影摇曳，叠翠泻碧。近观谷旁河畔竹林遍生，小者数亩，大者数十亩，从塬畔到沟底，竟有数千亩之多，是关中乃至西北地区最大的原生态竹子生长区，素有“关中竹海”之美誉。竹林春日萌笋，夏秋葱翠，严冬不凋。盛夏时分，漫步竹海，隐天蔽日，头顶啾啾鸟鸣，脚下溪水淙淙，凉气袭人，曲径通幽的感觉油然而生。茂林修竹，叶涛飘摇，簌簌作响，如同雨落晴瓦。置身其中，犹进画屏，心旷神怡，流连忘返。竹海中有瀑布从悬崖石层上落下，形成落差分别为十米、八米、十五米不等的“三叠水”瀑布链，飞珠溅玉，流光溢彩。

至若秋日，芦花盛开，荆峪沟白茫茫一片，与山色湖光相映成趣，别是一派动人风光。凡花皆美，各有不同。芦花之美，如邻家小妹，美得平实、舒心、温暖。芦花开满的十月，就像飘过了一场雪，在阳光下摇曳生姿，整片整片的芦花飘扬苇秆上，如轻盈细碎的棉絮，又如自由快意的云朵，像一只只美丽的蝴蝶在起舞，又像成群仙鹤的羽毛飘洒在半空中……白茫茫的雪海里点缀着淡青、微红和浅紫，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芦花荡绘成艳丽的油画，那簇拥摇曳的芦穗，像一支支饱蘸诗情的妙笔，流淌着不可言状的神韵。

荆峪沟周边，还有一系列极具传奇色彩的景观和古迹。姚家沟西南有一高岭，先高后低，自北原伸向南原，岭头与南岸几乎成一线，形如骆驼颈，故称骆驼脖子岭。岭下有石板，河水击潭，瀑声如吼，因名“大吼潭”，后演变为“打虎潭”。传说东海龙王的小孙子曾化身金马驹在此饥食仙草，渴饮清泉，水声伴和马鸣，日夜不息。至今石板上马蹄与马槽印痕依稀可见。姚家沟对岸的炮里原上有一村名伯夷坊，相传殷朝遗民伯夷叔齐兄弟耻食周粟，来此隐居，忠孝之名千古流传。村外，由骆驼脖子岭与南原之缝隙西望，长安城历历在目。视线稍偏离，再也看不到，故名为“一线天”。

关于荆峪沟，在长安、蓝田和灞桥民间，还有个美丽的传说。传说很久以前，共工怒触不周山把天撞了个窟窿，天水就漏了下来，人间变成汪洋大海。龙子龙孙、鱼鳖海怪被天水淹死的淹死，冲走的冲走，连龙王爷也没有办法。东海里有一对大鲸鱼，一个是健壮的鲸鱼小伙，一个是美丽的鲸鱼姑娘。他们分别驮着七十七个老百姓，鲸鱼小伙驮着七十七个男的，鲸鱼姑娘驮着七十七个女的，整天游呀游，游了九九八十一天，游到了长安东郊的白鹿原上。

后来女娲娘娘炼五彩石把天补严了。地上的天水很快就退了，鲸鱼小伙驮的七十七个男的和鲸鱼姑娘驮的七十七个女的就在白鹿原安家落户了。可是好心的鲸鱼小伙和鲸鱼姑娘被陷在淤泥之中，回不了东海了。一年年过去了，鲸鱼身上的泥土越积越厚，不知道熬过了多少代，皇上传下旨意，要在白鹿原上修一座城，这消息像风一样在白鹿原上传开了。

鲸鱼姑娘吓慌了，她问鲸鱼小伙：“哥哥呀，听说皇上要在这里修城，咱们挪也挪不动，逃也逃不脱，怎么办呢？”鲸鱼小伙安慰鲸鱼姑娘说：“风言风语听不得，道听途说信不得，你不必自找烦恼。”没几天，一帮帮修城民工被官家赶上原了，修城的事就要动工了。

鲸鱼姑娘吓得哭，哭得水不流、云不走，原上原下的老百姓吃也吃不下，坐也坐不安。他们都是被鲸鱼救下来的，眼看着鲸鱼要遭灾难，就从四面八方赶到鲸鱼身边，磕头呀、祈祷呀，哀求神仙保佑，保佑那一对好心的鲸鱼免除这一场灭顶之灾。

后来，两条鲸鱼在神仙的帮助下抖落身上的泥土，情急之下，顾不得商量，便一个向东、一个向西各自逃走了。鲸鱼姑娘冲开一条沟，从蓝田游到灞河，从此，这三十里沟就叫“母鱼沟”，即今天的沐峪沟；鲸鱼小伙冲开一条沟，游进浐河，这三十里深沟就叫“公鱼沟”，后来，人们慢慢地叫成鲸鱼沟，也就是荆峪沟。

充满神奇魅力的荆峪沟，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角度总是送给你不同惊喜。不同美景、不同震撼、不同陶醉……看得累了，便干脆席地坐下，就这样背倚树干，或捧读陈忠实的名著《白鹿原》，品味艺术的苦辣酸甜；或闭着眼，裹着一袭泥土的芳香，听着满树鸟鸣，任山风吹拂，让思绪远飘。那感觉，好像到此一游，自己也成了神仙。 □白来勤

华州的黄菜

贾平凹在他的小说《秦腔》里多次写到浆水菜。《秦腔》里写的清风街在陕南秦岭山区，而我的家乡地处秦岭北麓的华州塬上，在地域文化上应该是统一的。

浆水菜在我的家乡被叫作黄菜，“黄”字的音并不是汉语拼音里的阳平，而是接近轻声，相当于“荒”字的陕西方言音。小时候的我一直在纳闷村人为什么把它叫黄菜，黄代表颜色，但是黄菜颜色并不是黄的，而是一种说不清的黑绿色，准确地说，是植物叶子因缺氧沤了的那种颜色。这样说似乎有碍黄菜的声誉，但实际上黄菜的制作过程就是以沤为主的。

但是，村人把做黄菜不叫“沤”，叫“窝”，“窝”字的音调用的是“卧”的方言音调。“窝”黄菜的原料主要是萝卜叶，村人叫萝卜缨子，其他像白菜、芹菜、莲花白叶、红薯叶，还有生长在水边的水胡芹、田里的齿苋等野菜，也可以用来做黄菜，但是以白菜叶做的最为纯正。

秋冬交替时节是出萝卜的时候，挖出来的白萝卜，把叶子带着一点根切下来码整齐，再把去掉叶子的萝卜放在一个深一米左右的土窖里储藏起来，以备冬春季节食用。萝卜叶则用来做黄菜，村里常能见到三三两两妇女抬着一大笼切碎的萝卜叶去河边或水渠里淘洗。有时，几户人赶在同时淘菜，水渠边扎堆儿摆几大笼萝卜叶，排着队淘洗。在树枝草木日渐凋敝的冬日村巷，那一大堆绿色，给人一种温暖和希望。

把洗好的萝卜叶放在开水锅里氽熟，再连菜叶和煮菜的汤水一起倒进瓮里，加入浆水，密封盖严，“窝”上十天半月，黄菜就做成了。“窝”菜时，常常在瓮里放一块三五斤重、洗净的石头，一直到黄菜做好，这块石头都不取掉。吃菜时用筷子从石头周围的浆水汤里捞一些，调上盐等调料即可食用。

过去年月，人们生活标准低，蔬菜缺少，冬季几乎没有新鲜蔬菜。一般人家把黄菜从瓮里捞出来，放点葱花、泼点熟油就是一道很不错的菜。现在看到有些关于浆水菜的资料，说是还可以炒着吃，我想这是当今生活水平提高了的吃法，以前我从未听说过，更没有见过和吃过。

黄菜最大的特点是酸。以我的认识，这个酸主要来自“窝菜”时舀来的浆水引子，因为浆水是酸的。小时候常见当母亲发现瓮里的黄菜不够酸时，做面条时也会把煮面的汤，舀一些加在黄菜瓮里，叫“投浆水”。这个“投”字当然是我这么写的，究竟是何写法无从考证。联想到这个，我又查阅了一些关于浆水菜的资料，才弄明白所谓的浆水引子，也是用面汤和开水在一起发酵而成，酸味就是发酵产生的。人们“窝黄菜”时之所以要用浆水引子，为的是发酵快一些，让“窝菜”的时间短一些，早“窝”成早食用。不要浆水引子，仅用面汤，菜也能“窝”酸，只是时间要长一些罢了。

我是吃着黄菜长大的。夏秋季节，还会加入一些地里种的西红柿、南瓜、茄子、黄瓜、豆角、洋葱，调剂一下佐饭的味道，除此而外，一年四季都是黄菜下饭。上午吃玉米糁子稀饭佐的是黄菜，下午的面条不管汤的还是干的，同样离不开黄菜和浆水。

如今，人们或许是为了改换吃腻了玉盘珍馐的口味，黄菜被冠之以雅俗共赏的名字浆水菜，登上了城市饭馆甚至酒店的大雅之堂。最著名的莫过于大作家贾平凹以喜欢吃浆水面而为人乐道，让黄菜和浆水的身价抬高了许多。但是在农家，黄菜是上不了招待客人的席面的。家里来了人，不管怎么样也要弄几个像模像样的菜来。

过去如此，现在依然。也许在农家人看来，黄菜和浆水制作工艺粗陋，出身低微，用来招待客人不够礼貌和大方。每每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低微的黄菜里，也包含着农家人憨厚朴实、待人诚恳的品质。 □王政

秦 味

鉴 藏

彩绘胡人力士骑马俑

年代：唐代
出土地点：乾县永泰公主墓
收藏单位：陕西历史博物馆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金刚、罗汉、武将等以威严的神态和雄健的肌肉为基本特征的人物造像，但是健美运动长期以来被认为是20世纪20-30年代才由西方传入中国的，而彩绘胡人力士骑马俑的发现正好可以打破这一认识。

该俑浓眉深目，阔嘴高鼻，满腮浓髯，双臂曲举，肌肉发达，以类似于现代健美运动的“蟹式造型”跨坐于长鬃马上，肌肉清晰且极为符合现代解剖学的特征。

胡人头部略歪向上抬起，嘴部张开，展现出骄傲的神态，与长鬃马头部低垂的情形形成鲜明反差，构成了富有张力的图景。

彩绘胡人力士骑马俑出土在公主陵中，说明丝绸之路畅通，健美文化、肌肉文化可以传入中原，而且唐朝极具包容性，能够兼收并蓄不同民族的文化。该俑有力见证了彼时中原和西域体育文化的交流。 □张琪悦

韩信台曾在渭水以北吗

《城固县志·历史遗迹》记述：“韩信台，位于汉王城西，今城关镇莲花办事处四合井村和县氮肥厂之间。据《水经注》：渭水‘又东南经大成固北，城乘高势，北临渭水，水北有韩信台，高十余丈，上容百许人’。大成固即汉王城。‘水北’的‘北’为‘西’之误，应为‘水西’。唐代岑参《赴嘉州过城固寻永安超禅师房》诗句‘汉王城北雪初霁，韩信台西日欲斜’。明嘉靖《汉中府志》、嘉靖《城固县志》均记‘韩信台，今城‘东五里，汉将韩信所筑’。”

笔者多次到渭水之滨的韩信台查勘，韩信台遗址确实是在今渭水以西，然而研究从宝山南流至汉王城再入汉江这段渭水河流的地理变迁历史，得出的结论却是志书编审对1500年前《水经注》原文的更正是错误的。

人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千百年之后的韩信台因渭水河床移动变化，时过境迁，已不可同日而语。而郦道元“水北有韩信台”的记述为当时客观现状，是正确的。

1500年前从宝山至汉王城再入汉江的渭水河道轨迹应该是这样的：渭水从宝山南流至今莲花池村石头渠（莲花池村五组），然后转向东流，顺汉王城北流过，再绕其东，南入汉江。这有如下证据支持：一是《水经注》的记述：“又东南经大成固北，城乘高势，北临渭水，水北有韩信台……渭水东回南转，又经其城东，而南入汉水”。莲花池村有渭水河南北古河道遗址。

2017年春天，笔者负责编撰城东二里的莲花池村村志时，退休回村养老的职工朱社明撰写提供的村志地理资料写道：“莲花池村，地理位置处于渭水古河道上，河流从宝山南流至石头渠被横断阻拦，水势掉头转向东流，经汉王城北侧流入今渭水河。中间淤积泥沙形成了陆地，故而建村”。

古河道的说法，得到了村上年逾八旬，一生教书育人，时任莲花池村监委会主任蔡全升先生的肯定，他还补充说，群众抬田修地时，曾在村境内南北走向的丘谷里，挖出大量河砂与河卵石，表明这里曾是河道。村里有一古莲花池，明代嘉靖年间所建，池边原有几通清初的石碑。村里耄耋老人回忆，一通清康熙《重修莲花池碑记》有“莲花池，开挖于前朝，移丘谷累卵石而成”的记载。莲花池南约1千米就是阻渭水南流折而向东而去的石头渠。

其次，史书记载和出土实物，证明从宝山南至汉王城再入汉江这段渭水河床，唐宋明清时期发生从西向东或由东向西移动的事实。北魏时，《水经注》记述汉王城与渭水河的相对位置是“城乘高势，北临渭水”“渭水东回南转，又经其城东，而南入汉水”的态势。

到了唐宋时期，渭水河床从西向东移动了十六里，到了今洋县渭水镇政府驻地西边。诗人岑参所吟的“韩信台西日欲斜”，说明唐代时，韩信台确实在渭水以西，但不能由此推定北魏时也在渭水以西的结论。

从明代末渭水河床又开始由东向西移动，来到今渭水河道位置。康熙年所修《城固县志》记载明末举人张凤翮：“开城东之新堰”。新堰堰头遗址就在今渭水河西岸廉家庄村与莲花池村交界处。而另外的出土实物证据是石碑古树。

2018年6月，莲花池村一村民在村东渭水河边取砂石时，挖出深埋于河床下一通刻于清乾隆二年（1737年）的《蔡府君之墓》石碑，还有一棵树龄达百年尚存树根躯干的柏树。碑主叫蔡宗颜，是今莲花池村蔡姓先祖，清雍正年间任城固县衙衣官。墓碑和柏树证明，从清乾隆二年（1737年）上溯至明崇祯十年（1637年）的一百年间，这里曾是坟地，以西为村居。

渭水河今貌。

渭水河源于秦岭腹地，曲折蜿蜒，吞溪会涧，山行三百余里，出升仙口入平川。南流遇斗山转向东流，再遇宝山折向南流，过汉王城入汉江。当渭水从宝山南流至石头渠被横断阻流而调头向东，沿汉王城北侧流过，最后流入汉江时，韩信台恰好在渭水河以北位置。

明末渭水河又由东向西移动至今渭水河道处，则渭水从宝山南下，直接流过汉王城东入汉江时，韩信台此时变成在渭水河以西的位置了。 □刘乐

钩 沉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 地址：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1号 本期零售价壹元伍角